

LONG FENG CHUAN QI



龙凤传奇

孙 昊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龙凤传奇

孙 昊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龙 凤 传 奇

孙 吴

•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•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09,000

1990年3月北京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150 册

ISBN 7-5039-0546-8/I·299

定 价: 2.05 元

第一章

北京天桥，老北京人把它叫“杂巴地”。五方杂处，无奇不有；四季如恒，热闹非常。有小戏园子，落子馆子，半掩门子，酒铺子，饭摊子，敲梆子，有打鼓的，吆喝的，有唱曲的，更多的是撂地摊的，吹糖人的，变戏法的，唱大鼓的，说评词的，拉洋片的，打把式卖艺的等等。每一种都有许多竞争者，也都有自己的顾客和捧场的人，三教九流各显其能，苦辣酸甜各有所好。几乎成年累月，不论风雨阴晴，总是熙熙攘攘，络绎不绝，各谋生计，各找乐趣。这里的节目，是自然编排的，今天来个耍猴的，明天兴许来个飞车走壁的，没有人统一安排和管理。但是，不论是谁，想到天桥混碗饭吃，都得给坐地虎南霸天进贡，给地头蛇下拜，不然，就甭想安生。其实，南霸天并没有土地所有权，并非财主，只是个“耍人儿”的。他和某些达官贵人沾亲带故，往往是八杆子打不着的远亲，但这就借了“仙气儿”，有了靠山；另外，他豢养着一帮狗腿子，给他当枪棒使唤，玩横的！那群狗腿子同一般游人不一样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腰扎大铜扣子的宽皮带，敞着外衣，走路打横，活似《打渔杀家》里的教师爷。生活象戏，戏也反映生活。他们来了，游人让路，

艺人打躬，没人敢惹。只有一个地摊特殊，那就是大刀龚德彪的场子。此人有一股子“不信邪”的劲头，办事情认死理儿。只要他认为合乎天理人情，就一定要办下去，可 he 认为是歪门邪道，宁肯挨得一身刚，也不肯低头服输。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“倔金刚”。

提起大刀龚德彪来，不但在天桥赫赫有名，就是在全北京也是数得着的人物。当年，龚德彪的父亲龚震环，是京师威远镖局的总镖头，绰号叫“打遍南七北六十三省”。这绰号，龚德彪的爷爷并不满足，因为当初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，是想让他威震全球的，“南七北六十三省”，只不过是震神州而已。因为，有一年来了个“大鼻子裂巴”（意译是吃面包的大鼻子），在擂台连续摔死三个中国武林高手，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刻，龚震环飞上台去，一掌打在大鼻子的厚厚的胸脯上，立即喷出一口鲜血，10天没起床。龚震环的爹这才稍稍感到差不离，学着文人的口吻说：“倒也差强人意”。他希望一代胜过一代，给孙子起了“德彪”，是想叫他“德被天下，彪炳显赫”。万没有想到，在龚震环押镖到奉天的时候，死在张大胡子的枪牌撸子下面。大刀顶不住枪子，从此，凭武功或刀剑护镖的镖局就一蹶不振。龚德彪就流落天桥打把式卖艺。

龚德彪卖艺与众不同。别人卖艺，练一段就向围观的人要钱，他卖艺却不收钱，而是推销一种滋补强身的大力丸。由于龚德彪的功夫好，又不要钱，每次都是围得水泄不通，就等他出场练功。他这场子设在3间瓦房的前边，从房檐上搭出一幅遮阴凉棚，足有3丈见方的场地。靠房屋的中间，摆着一张

八仙桌，桌后插着一杆锦绣大旗，旗上绣着两行大字：大刀龚德彪，特制大力丸。桌上摆着一百盒大力丸。场地最前边横放着一杆镔铁大刀，足有 83 斤重，比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还多 1 斤。据传说，这把 4 个壮汉抬起来感到吃力的大刀，龚德彪耍起来，能够雨淋不着头发，水泼不湿衣裤，可谁也没有亲眼得见。场地两侧挂着五张硬弓，据说每张要开弓如满月，要用得一百斤的力气。龚德彪却手足并用，同时拉得开五张硬弓。桌子两侧摆着各种兵器，真是刀枪剑戟，斧钺钩叉，鞭铜锤抓，应有尽有。这阵势，煞是壮观。

这一天，风和日暖，游人甚众。龚德彪的场地周围，围满了等待看绝艺的观众。忽然，从房屋前，八仙桌后，飞身跳进场地中间 3 个人。人们稍微一愣，忽地爆发一阵掌声，原来是卖艺人站在眼前了。

中间站立的是一条 40 多岁的壮汉，隆起的腱子肉撑起一身纺绸裤褂，腰上围着半尺宽的功夫带子，灯笼裤腿下蹬着一双矮腰的薄底快靴。只见他端正的五官上，有着一种特异的神采，特别是两只放射出精光的眼睛，迅速一扫场子，似乎一切在瞬息间尽收眼底。他双手抱拳，说今天献艺的是两位初出茅庐的小将。右手是一位全身大红绸功夫衫着体的十五六岁少女，不施脂粉，却有红似白，显得十分漂亮，名叫龚凤。左手是一位全身藏青绸功夫衫着体的十四五岁少年，长得十分英俊，名叫龚龙。少女要开五张硬弓，少年要耍 83 斤大刀。人们越围越多，有些人借来板凳，有些人站在自行车货架上，有的爬到周围的大树上，伸头探脑，等待看稀罕功夫。

少年龚龙，挺胸运气，活动手脚之后，双手去抓大刀，平提到膝盖部再也提不起来了，憋得满脸涨红，青筋暴突，终于没有提起来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大刀沉重地砸在土地上。他低头后退，站到一旁。

少女龚凤，拳脚同时运动之后，拿起弓来。试试一张弓，也只把弓弦拉开半尺。松开手，满面羞红，退到一旁。

龚德彪在观众摇头，议论，打算扭转身形退出场地的時候，双手抱拳，说道：“各位老少爷们听我一句话，不是这两个孩子武艺不精，膂力不够。实在是不怕笑话，是营养不良。那怎么办？等吃上几年山珍海味再来给爷们练吗？那可来不及。”

观众被他的话吸引住了，头脑里打着个问号等待着答案。

龚德彪回手从桌子上拿出一盒大力丸来，“它能解决问题！胜过老山参，赛过秋茯苓，就是那千年灵芝草也没有这么灵验。来，孩子们一人吃一丸。”说着扔给他俩每人一丸。

两位少年把药丸扔到嘴里，象吃干炸丸子似的嘴巴嘴巴就咽了。只见他们骑马蹲裆式一摆，不一会儿工夫，头上就冒出气来。

龚德彪一指两位年轻人说：“这两粒大力丸不起眼，可效果有多大，老少爷们上眼吧！”

龚龙双手抓住大刀，一下子双手举过头顶。

龚德彪说：“小孩子举过83斤大刀，比他体重还多12斤，这是为什么？是大力丸的效验。可要让他要这把大刀，那难为他了。要把大刀要个风雨不漏，呆会儿，我给老少爷们献献

丑。”

人群中，暴发出一阵掌声和叫好声，有的人扔进一把钱来。

龚德彪捡起钱来，托在扇面上，向人群里作揖打躬，说：“我们老少两代卖艺，跟别人可不同，不要钱！是为了推销这种强体健身的大力丸，让咱们中国人摘掉‘东亚病夫’这顶毡帽头。这是那位爷赏的钱？”

只见一位穿大褂的中年人说：“是小可的。”

龚德彪把扇子伸过去，那位中年人不接，摇摇头，说：“拿出去的钱，那能再收回呢。”

龚德彪一点头，说：“我要高攀您这位朋友。您这两角钱权当药费，大力丸是一毛一丸，我给您四丸，买一送一，交个朋友啦。”说着递过去四丸药给那位中年人。

中年人点头接过去，连说：“多谢！”

龚德彪接着向三面围观的人抱拳施礼说：“大力丸一元一盒，一盒10丸。您买一丸，我不嫌少；您买一百丸，我不嫌多。吃了它，能强筋壮骨；吃了它，能神完气足。有成百成千条好处，没有一星半点坏处。那位要买，您就言语吧！”

于是，一会儿的工夫就卖了40盒。

龚德彪把钱盒子一拍，说：“没买着的，您想买也得等会儿。干嘛？要叫我这红姑娘把五张弓给老少爷们拉一拉，试试大力丸的效力如何。”

只见红姑娘两脚蹬着两张弓背，两肩挂着两张弓背，脖子上挂着一张弓背，双手抓着四条弓弦，牙齿咬着一条弓弦，作

好了开弓的准备。

这个时辰，场内外的人都象停止了呼吸，也没有人眨巴眼睛……

龚德彪大喝一声：“开！”

只见红姑娘一伸脖，一蹬脚，弓开如满月，五张弓同时拉开……

“好噢！”

“来劲呵！”

“绝啦！”

有的人“啧啧”地赞叹。

有的人伸出大拇指：“真功夫！”

“就冲着这手功夫，咱们也得买大力丸！”有的掏出一块钱来，“给我一盒！”

霎时间卖出了50盒，剩下10盒，还有人继续伸手递钱。就在这时候，场子里跳进8个彪形大汉，一色的香云纱上衣，宽皮带扎着灯笼裤子，黑色二皮脸的薄底快靴。

场内场外一阵震惊，有的人被惊吓住了，移不动脚步；有的人知道要有一场好戏看，谁也不想错过机会。

为首的是一个用水晶石茶镜遮住疤痕眼的胖子，大约有40上下，右手掌朝天，平托着两只贼亮的铁球，在手指拨动中转悠着。

人们认出来了，这是独霸天桥的坐地虎手下的二掌柜疤痕眼。他亲自带人来闹事，可非比寻常。

疤痕眼把嘴一歪，对龚德彪说：“买卖不错呀！买卖兴隆通

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啊！一会儿的工夫，上百盒的大力丸，就要卖完了。不就是山里红，甘草，陈皮加点蜂蜜吗？这就叫做‘有病治病、无病长劲，长年服用，永不显老’！是这话吧？就拿这个吃香的喝辣的呀，你也得让咱们哥们大面上过得去，舔舔碗边儿。在天桥这儿，想吃独食呀，没门儿！”

他说这一席话的时候，场内外鸦雀无声。龚德彪手里拿着最后一盒大力丸，象停了摆的挂钟，一动也不动，甚至连眼珠也没有转动一下。

疤痢眼没想到他这一席话，既没有反响，也没人理睬。他想，龚德彪要是给他吓住了，或者哪怕是惹火了他也好哇，他手下人就可以动手啦。没有想到：一时间空气似乎凝结了，钟表好象停摆了。您说有多尴尬，多不是味儿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龚德彪发话了：“我龚德彪向来不信邪，不怕‘喇喇姑’叫唤，也不相信老虎屁股摸不得。龚龙，这些爷们嘴馋，想吃大力丸啦，来！你把这盒大力丸分给爷们吃！”

龚德彪把一盒大力丸递到龚龙手上的同时挤了挤眼睛。霎时间，龚龙默默地一点头，把嘴一闭，好象发出轻微的一声“嗯”字。很有心计地表示明白了师父的意图。只见他把手一扬，几乎是同时从手上飞出8粒大力丸，“啪啪啪”的响声，使人们一怔。但见“二掌柜的”和7个打手的嘴上都象贴膏药似的，粘上了大力丸。这8个人一张嘴，从嘴里吐出一口鲜血和两颗门牙，整整齐齐地都是上门牙。

龚德彪又笑嘻嘻地说：“龚龙，这些爷们见咱们卖钱啦，有点眼馋，你再取出几盒大力丸来，解解爷们的眼馋！”

解嘴馋，打掉两颗门牙；解眼馋，就要成瞎子了。观众们个个心里明白，坐地虎手下这帮打手，今天碰上梁子了。这8口鲜血，16颗门牙，真给老百姓出气了，可是没有人敢欢呼，只是抿着嘴乐。北京话形容这种情形，叫做“闷得蜜。”可也有人担心，这下子，龚家惹祸了，恐怕在天桥呆不住啦。

就在龚龙转身去取大力丸这工夫，那位“二掌柜的”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圣手金丸！风紧，撤！”8个人扭头向场外走去，人们自动让出一条“胡同”，让他们过去。

许多人跳进场子，去和龚德彪拉手，称赞龚龙的暗器功夫好。

有些人知道，“圣手金丸”这手绝技，可以用泥弹子，可以用铁弹子，也可以用石子，那怕是象药丸这种软弹，加上手上传出的内力，照样可以打掉大牙。不过，究竟不如坚硬的石子或铁弹那么厉害，要是用自己趁手的铁弹打喉咙，可以穿脖而过。这是窦家独门功夫。当年窦尔墩被黄三太的金钹打中左膀，他为报这一钹之仇，苦练这手功夫。后来，他的孙儿和龚震环结为师兄弟，成了威远镖局的副总镖头，以“圣手金丸”这手绝技，威镇京师上下，武林内外。在北洋军阀镇压群众的斗争中，有个姓窦的用“金丸”的绝技，打瞎了镇压群众的指挥官的眼睛，掩护群众领袖撤退。这位姓窦的勇士被人们认出来是绰号“圣手金丸”的窦赛龙，是窦尔墩的后代。他家一贯与官府为敌，只是在大兴义和拳时，打出了“扶清灭洋”的口号。这次，窦赛龙在掩护中也被军阀的石弹打成重伤，多亏师弟又是妹夫的龚德彪抢救回家。但在一个风雨之夜发生了惨痛的

变故，差一点全家灭绝。

没想到“金丸封口”的绝技，被坐地虎的二掌柜认出来了。天桥里到处传说：“圣手金丸”窦大侠的后代亮相了！

地痞流氓和军阀官府都是穿连裆裤的。今天，地痞头子坐地虎被龚德彪“掀”了。二掌柜的和7个弟兄被打掉了门牙，这可是捅了马蜂窝了。他们绝不会善罢干休，肯定会勾结军阀官府来捉拿龚德彪一家。就是全家都有高超的武艺，三拳难敌四手，肉体难挡子弹。

西方不亮东方亮，黑了北方有南方。三十六计走为上。第二天上午，坐地虎亲自带着一大帮打手包围了龚德彪的院子，企图打埋伏。左等不出来，右等不出来，撞开房门一看，人去房空，不知去向了。

二

晚半晌，坐地虎大摆筵宴。

香堂里，灯明烛亮；坛台上，披红挂彩。10张八仙桌排成两行，每张桌上摆着四冷四热四个大海碗，两瓶二锅头还有一坛绍兴陈酒。8个人一桌，二掌柜的和七个难兄难弟被安排在首席。

主席台面上另安一席，正好在两行八仙桌之间，只坐着3个人。坐地虎坐在中间，左侧是位戴着少校肩章的30多岁的军官，左眼戴着黑眼罩。右手是位穿着灯笼裤，薄底快靴，一身青衣，腰上扎着一条铜扣宽皮带的人，约有40上下。

香堂里，83个人，鸦雀无声，静得掉根绣花针也能听见。

坐地虎端起酒杯，站起身来。

整个香堂里的人都呼啦一声，站起身来，端起了酒盅。

这坐地虎，有50上下，瘦高个，两撇小黑胡，长瓜脸，鹰钩鼻，端杯子的手活象鹰爪子，穿着打扮倒满阔气，软缎团花长袍，外加黑缎团花马褂，青缎瓜皮帽上嵌着一块碧玉帽正，手里还拿了一串舍利子佛珠。只是那两只滴溜溜乱转的眼珠，显露出狡黠阴邪的目光；两片下沉紧闭的嘴唇，使人有一种凶狠毒辣的感觉。

“来，大伙先干这第一杯酒。给二掌柜的和七位弟兄压惊！”

“啞啦”，干了杯中酒。

“再满上。”这时，二掌柜的张开嘴想说句感恩戴德的话，可一张嘴露出豁牙子，说话不兜风，只说声“稀稀(谢谢)”就闭上了嘴。

有些人扭头捂着嘴乐。

“这第二杯酒，给我的师弟林占武林武师接风洗尘。他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荒山魑！”

右手的那位一派江湖打扮的40上下岁的人，双手抱拳的时候，把酒泼洒了。那马脸上颧骨上横着一条伤疤，加上鲜红的酒糟鼻子，倒真象个山魑。他说：“承蒙师兄厚爱，哥们义气为重，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，我荒山魑不怕两肋插刀！”说着一饮而尽。

坐地虎笑眯眯地说：“自有借重师弟的地方，回头咱们细

说。”他倒上第三杯酒又端了起来，说：“这第三杯酒，庆贺犬子伤愈出院又荣升团副，请老少爷们多多照拂！”

“庆贺公子贵体康复又荣升团座，双喜临门哪，干！”

穿着一身戎装的南能贵把黑眼罩戴到眼窝上，想起了打瞎了他的左眼的那个“圣手金丸”的后代就咬牙根，要报那风雨之夜的一弹之仇！他听到人们称他为团座，就说：“团副，小小的团副，请多关照！”

“没说的。我们愿意给大公子牵马坠镫。”

坐地虎又满上一杯，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天桥这块宝地没有了大刀龚德彪这个刺儿头，看谁敢动蹶子。干！”

“干！去掉了眼中钉，肉中刺，该当庆贺！”

在杯觥交错中，打手们象风卷残云似的把大鱼大肉大口吞噬着。

坐地虎说：“这眼中钉，肉中刺可不能算除掉了。只要祸根不除，就如鲠在喉，如芒在背。北洋政府给咱们一件美差：缉拿‘圣手金丸’的余孽归案。这一家人不论哪一个拿到手，就赏一根金条。既得重赏又报一弹之仇，可是两全其美呀！”

“退（对）！”八个被打掉门牙的爪牙齐声回答，但因口不兜风，把“对”说成“退”了。

坐地虎又说：“咱们是坐庄，人家是跑腿，捉拿就难了。我看林师弟久走江湖，眼界宽，耳朵长，可得给劣兄搭把手哟！”

林占武站起身来，一抱拳：“咱们哥们没的说。就是天涯海角，我荒山魑也要扳它个鹿回头！您稳坐钓鱼台，但听好消息！”

坐地虎说：“哥们义气冲云天，如同桃园三结义。这京城以外的事，可全靠师弟了。只要师弟给个信，我就带上这大八义，亲自去捉拿。”他扭头又向那8个被打掉门牙的人：“怎么样？有种的人是打掉门牙往肚子里咽，砍掉脑袋不过碗大的疤。有我‘劈山掌’这手功夫。那‘圣手金丸’也难逃公道！”

二掌柜的站起身来，把坐地虎的手掌亮给大家看，“弟兄们开开眼，大太爷这双手能劈山碎石。”

大家伸头仰脖靠近去看，果然在手掌上好象粘了一层铁砂。

坐地虎酒酣百热，一运丹田之气，把手掌往桌角一拍，杯盘碗筷纹丝未动，桌面上清晰地印上一面掌印。

打手们爆发出惊诧的怪叫声……

坐地虎借着酒兴，更是喜气洋洋，甚为得意。说：“那个叫龚龙的窦家崽子，拿大力丸唬人，我这手掌一拍，管叫他骨断筋酥！”

打手们“噼哩啪啦”地鼓掌。

坐地虎举起手来，频频下压，请大家住手。

就在这个当儿，他感到手心一痛，被弹丸打了一个圆洞。

二掌柜的和7个弟兄的左眼珠都让弹丸挤出来了。

南能贵镶着金套的门牙被打掉了。

大厅里霎时乱成一锅粥。

只听一个少年的声音：“尝尝你小老子‘圣手金丸’的厉害！让大家伙儿也尝尝‘剧毒神砂’的味道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团团黑雾笼罩住桌面的酒筵。打手们

感到眼迷头顶疼，吓得钻了桌底。

坐地虎缩到桌面以下，用手帕扎住了掌心的窟窿。他暴跳如雷地嚷嚷：“给我逮住那野小子，我饶不了他！”

等人们从桌底爬出来冲出香堂的时候，在火光中只见墙头上一条黑影一晃而过……

气得坐地虎声嘶力竭地喊叫：“小兔崽子，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大太爷也要把你抓回来！”

林占武这时从屏风后边出来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师兄，只可惜，我没有瞧见过他的模样。要不然，他恐怕难逃我荒山魑的手掌心！”

坐地虎瞪了荒山魑一眼，心想：我的手掌心被人家穿个窟窿，你小子还他妈的说风凉话。

林占武发觉自己走嘴了，就急忙说：“师哥，他孙悟空本事再大，也逃不出您这如来佛的手掌心。再加上我这独往独来的荒山魑，他上西天的路上也难逃七灾八难。”他一拱手，说：“我这就向您告辞，在淮河两岸扫听着，发现踪影，我就给您传来消息。”

荒山魑走后，坐地虎才听见桌子底下痛楚的呻吟声。歪头一看，是他的大儿子南能贵捂着嘴巴直哼哼，血水正从指头缝往外流。

“快舀水来，给大少爷洗伤！”

南能贵的两颗大金牙吐在水盆里闪闪发光。

坐地虎气得直喘气，“这小子诚心跟我们爷们过不去。”

南能贵合着嘴唇直点头。

坐地虎有点奇怪，问南能贵：“你同他有怨？”

南能贵点点头。

“你同他有仇？”

南能贵又点点头。

“怎么结的怨仇？”

南能贵有口难言。他在镇压群众之后的风雨之夜办了禽兽不如的事……

三

在坐地虎家里一片混乱的时候，龚德彪一家四口，避开通衢大道，沿着村镇的古道南行。他们知道通衢大道上驿马邮车来往穿梭，不论什么新闻异事，很快就会传播开来。

这一天，他们来到沧州城外十五里的杜林镇上，住在一座破庙里。因为村镇并不很富裕，没有闲钱修庙敬佛，佛像的金身剥落，佛衣也十分褴褛。因此香火也不盛了，只有一个看庙的老僧。虽然殿堂不漏风雨，但是却显得十分破旧。他们在大殿的一侧安置下行装，清理了垃圾。美美地睡了一夜，消除了旅途的劳顿。

第二天，他们到镇中心，支起了旗帜。人们立即奔走相告：北京来的“大刀龚德彪，祖传大力丸”在杜林镇献艺。这消息，不胫而走，人们从沧州城套着大车，赶着毛驴，骑着快马，向杜林镇进发。一时间乡间客店挤满了旅客，有的居民腾出火炕接待客人，几乎家家户户蒸馒头包子还满足不了需要。